

数字藏品 藏了什么

一夜暴富，一朝归零，起底数字藏品

□半岛全媒体记者 吕华

“瑞斯来了白嫖拉新任务”“幻灵数藏官方创世抽奖”……每隔几分钟，微信群聊“数字情报局”就会更新一条关于数字藏品的最新动态。这是一个号称可以覆盖市面上大部分数藏平台的线报群，无偿为群友们分享各平台数字藏品的抢购时间和抢购攻略，成立不到一周时间，群成员已然加满。

“四月是数藏的牛市，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波机会，不做最后一个吃蛋糕的人。”群公告中赫然所言，被吸引的群成员中，有“一直在观望，但从未尝试过”的数藏圈“小白”，也有入圈月余就急于分享经验的“老手”，有偶尔发点横财便幻想月入几十万的“激进派”，还有被“割”后赌心不死仍然想要东山再起的“老韭菜”……

将这些个体的故事拼接到一起，就能一窥数字藏品的真实面貌。暴富还是爆雷？数字藏品带给这些年轻人的是希望还是虚妄？半岛全媒体记者潜入相关群体一探究竟。



杭州亚运会数字火炬

>>>火 盲盒之后又一潮玩新宠

“三部手机同时抢，竟然还是没有抢到。”又一次错失心仪的数字藏品之后，初芒在群里吐槽，10000份地球日手办，不到一分钟全部售罄。“陪跑是常态，抢到是意外”，入圈半年，这句当初用来安慰他人的话已经成了自己的口头禅。

半年多以前，初芒完全不知NFT是何物，更不用说数字藏品了。彼时，在潮玩圈里混得风生水起的初芒，还在为抽到几只限量版的盲盒而洋洋得意，直到无意中看到友人在朋友圈中晒出的数字藏品，他才意识到自己在追赶潮流的道路上落后了一大截。“当时觉得这东西很酷，全世界独一份，又能专属于我，比限量版盲盒更具有收藏价值。”

确实，在拿捏年轻人心理这一块，数字藏品跟潮玩盲盒的套路如出一辙，却又更胜一筹。

通俗讲，数字藏品是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的数字化作品、艺术品或者商品，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前有支付宝付款码皮肤、NFT头像，后有知名动漫IP、游戏IP，数字藏品似乎一直希望能够拥抱年轻人。区块链技术赋予了数字藏品天然的稀缺性，每件数字藏品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不可篡改和替代，这就使得数字藏品能够通过“限量款”的营销方式激起年轻人的购买欲望，并不断炒作其自身价值。

“我的微信头像就是我买的数字头像，好的数字头像都是身份的象征。”初芒告诉记者，在数字化的赛博朋克世界中，头像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人在元宇宙社交中的标识。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曾表示，消费社会的实质在于“由物的消费到符号的消费”，而以初芒为代表的当下年轻人对于数字藏品的消费，正是符号所带来的满足感。

由此种种，注定了数字藏品会成为独属于年轻人的狂欢。据半岛全媒体记者潜入的几个群聊来看，90后、

00后基本占到群成员的95%以上，“中年人不会玩数字藏品。”初芒也表示，他所在的数字藏品群，一半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学生和年轻工作党。毫无疑问，继盲盒之后，数字藏品正在成为年轻人的又一据点。

>>>炒 一件作品竟值一套房？

同时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被炒作”也就成了数字藏品必然的结局。

“轻松破万，数字藏品挣钱真容易”“身边玩这个挣了几十万的大有人在”……记者所在的数字藏品交易群里，经常会有诸如此类的言论。群友们大肆宣扬数字藏品的溢价能力，并在群中出售它们为主要捞金手段，慕雪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有十几个平台的数字藏品要抢，抢了80件‘江南丝忆’国风系列，手速慢根本抢不到，得靠机器抢。”慕雪向记者炫耀，下一刻，她在交易群里的售卖便实现了成交，原价不足30元的数字藏品，被她卖到3000元。慕雪告诉记者，如果她手里屯着的藏品都能顺利卖出的话，月入十几万都是轻松小事。

数藏圈里对数字藏品的好与不好有一些不成文的判定，他们认为有三类作品具有“火”的潜质，一类是名家画作衍生品（如丰子恺、徐悲鸿的作品），一类是有粉丝基础或稳定爱好者的作品（如王一博动态数字藏品、国宝文物系列藏品），还有一类具有特殊的使用场景（如支付宝付款码皮肤）。而在慕雪这些数字藏品买手眼中，能火能赚钱的都是好的数字藏品，于是，敦煌美术研究院推出的支付宝付款码皮肤、刘慈欣签名版科幻卡牌以及国博衍艺推出的青铜器系列都是他们争抢的对象。

其中，争抢最为严重的当数支付宝发行的“2022年杭州亚运会数字火炬”，去年9月24日，一位名为“街舞怪才”的用户将该数字藏品的价格抬